

4

青少年版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

故事精编

卷十四至卷十九



04.3

5-4

青海人民出版社

4

文白对照

资治通鉴

故事精编

卷十四
卷十九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责任编辑:李 清

封面设计:赵冀江

文白对照《资治通鉴》故事精编(青少年版)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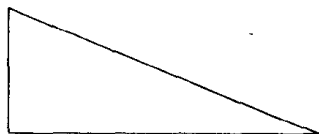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
开本: 32
印张: 140
字数: 3365千字
版次: 1998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书号: ISBN 7-225-01472-2/Z·80
定价: 168.00元(全35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十四·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	(1)
汉文帝前三年	(1)
汉文帝前六年	(8)
汉文帝前四年	(7)

资治通鉴卷第十五·汉纪七

太宗孝文皇帝下	(18)
汉文帝前十一年 ...	(18)
汉文帝后六年	(39)
汉文帝前十二年 ...	(29)
汉文帝后七年	(41)
汉文帝前十四年 ...	(35)

资治通鉴卷第十六·汉纪八

孝景皇帝下	(43)
汉景帝前三年	(43)
汉景帝中二年	(59)
汉景帝前六年	(57)
汉景帝中六年	(64)

资治通鉴卷第十七·汉纪九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68)
汉武帝建元元年 ...	(68)
汉武帝建元六年	(78)
汉武帝建元三年 ...	(73)
汉武帝元光元年	(84)

资治通鉴卷第十八·汉纪十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85)
汉武帝元光二年 ... (85)	汉武帝元朔二年 (98)
汉武帝元光五年 ... (94)	汉武帝元朔三年 (103)
汉武帝元光六年 ... (97)	

资治通鉴卷第十九·汉纪十一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106)
汉武帝元朔五年... (106)	汉武帝元狩元年 (113)
汉武帝元朔六年 ... (112)	汉武帝元狩二年 (120)

资治通鉴卷第十四·汉纪六

起阏逢困敦，尽重光协洽，凡八年。

※ 太宗孝文皇帝中 ※



前三年

初，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得幸，有娠。及贯高事发，美人亦坐系河内。美人母弟赵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杀。吏奉其子诣上，上悔，名之曰长，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后封长为淮南王。

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吕后，故孝惠、吕后时得无

汉文帝前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

当初，赵王张敖向高祖献上一位美人，美人得宠幸而怀孕。等到赵相贯高谋杀高祖的计划败露，美人也受株连被囚禁于河内。美人的弟弟赵兼，请辟阳侯审食其向吕后求情，吕后嫉妒美人，不肯为她说话。美人这时已经生子，为此感到愤恨，便自杀身亡。官吏将其所生之子送给高祖，高祖也有后悔之意，便为婴儿取名刘长，令吕后收养，并葬其生母于真定。后来，高祖封刘长为淮南王。

淮南王刘长自幼丧母，一直亲附吕后，所以在孝惠帝和吕后临朝时，没有受到吕后的迫害；但他心中却常常怨恨辟阳侯审食其，认为审食其没有向吕后力争，才使他的生母含恨而死。

患；而常心怨辟阳侯，以为不强争之于吕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常宽假之。是岁，入朝，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见辟阳侯，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到之；驰走阙下，肉袒谢罪。帝伤其志为亲，故赦弗治。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淮南王。淮南王以此，归国益骄恣，出入称警蹕，称制拟于天子。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上不听。

初，南阳张释之为骑郎，十年不得调，欲免归。袁盎知其贤而荐之，为谒者仆射。释之从行，登虎

等到文帝即位，淮南王刘长自认为与文帝最亲近，骄傲蛮横，屡违法纪；文帝经常从宽处置，不予追究。本年，淮南王入朝，跟随文帝去苑囿打猎，与文帝同乘一车，经常称文帝为“大哥”。刘长有勇力，能举起大鼎。他去见辟阳侯审食其，用袖中所藏铁椎将他击倒，并令随从魏敬割断他的脖子。然后，刘长疾驰到皇宫门前，袒露上身，表示请罪。文帝感念他为母亲复仇之心，所以没有治他的罪。当时，薄太后及太子和大臣们都惧怕淮南王。因此，淮南王归国以后，更加骄横恣肆，出入称警蹕，上比于天子。袁盎进谏说：“诸侯过于骄傲，必然生出祸患。”文帝不听。

当初，南阳人张释之当骑郎，历时十年未得升迁，曾打算辞官返回故里。袁盎知道张释之是个有德才的人，就向文帝推荐他，升为谒者仆射。

张释之跟随文帝，来到禁苑中养虎的虎圈，文帝向上林尉询问禁苑中所饲养的各种禽兽的登记数目，先后问了十多种，上林尉仓惶失措，左右观望，全都答不上来。站立于一旁的虎圈啬夫代上林尉回答了文帝的提问。文

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

帝十分详细地询问禽兽登记的情况,想考察虎圈啬夫的才能;虎圈啬夫随问随答,没有一个问题被难倒。文帝说:“官吏难道不应像这样吗!上林尉不可信赖。”于是,文帝诏令张释之去任命啬夫为管理禁苑的上林令。张释之停了很久,走近文帝说:“陛下以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文帝回答说:“他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呢?”文帝答:“长者。”张释之说:“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被称作长者,他们两人在论事时尚且有话说不出口,哪能效法这个啬夫的多言善辩呢!秦王朝重用刀笔之吏,官场之上争着用敏捷苛察比较高低,它的害处是空有其表而无实际的内容,皇帝听不到对朝政过失的批评,却使国家走上土崩瓦解的末路。现在陛下因啬夫善于辞令而破格升他的官,臣只怕天下人争相效仿,都去练习口辩之术而无真才实能。在下位的受到在上位的感化,比影随景,响应比声还快。君主的举动不可不审慎啊!”文帝说:“您说得好!”于是不给啬夫升官。文帝上车返回皇宫,令张释之为陪

为口辨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影响，举措不可不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车，诏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上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纁絮断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

乘。一路上缓缓而行，文帝询问秦朝政治的弊端，张释之都给以质直的回答。车驾返抵宫中，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公车令。

时隔不久，太子与梁王共乘一车入朝，经过司马门，二人也未曾下车示敬。于是，张释之追上太子和梁王，禁止他们二人进入殿门，并马上劾奏太子和梁王“经公门不下车，大为不敬。”薄太后也得知此事，文帝为此向太后免冠赔礼，承认自己教子不严的过错。薄太后于是派专使传诏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入殿门。由此，文帝更惊奇和赏识张释之的胆识，升他为中大夫；不久，任命他为中郎将。

张释之随从文帝巡视霸陵。文帝对群臣说：“唉！我的陵墓用北山岩石做外椁，把纁絮切碎填充在间隙中，再用漆将它们粘合为一体，如此坚固，难道有谁能打得开吗！”左右近侍都说：“对！”唯独张释之说：“假若里面有能勾起人们贪欲的珍宝，即便熔化金属把整个南山封起来，也会有间隙；假若里面没有珍宝，即便是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啊！”文帝称赞他说得

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帝称善。是岁，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按“盗宗庙服御

好。

这一年，张释之被任命为廷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惊动了为皇帝驾车的马匹；于是，文帝令骑士追捕，并将他送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处置意见说：“此人违犯了清道戒严的规定，应当罚金。”文帝发怒说：“此人直接惊了我乘舆的马，仗着这马脾性温和，假若是其它马，能不伤害我吗！可廷尉却判他罚金！”张释之解说：“法律，是天下公共执行的。这一案件依据现在的法律就是这样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众。况且，在他惊动马匹之际，如果皇上派人将他杀死，也就算了。现在已把他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典范，稍有倾斜，天下用法就可轻可重，没有标准了，百姓还怎样安放自己的手脚呢！请陛下深思。”文帝思虑了半天，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其后，有人偷盗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而被捕，汉文帝大怒，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判案意见说按照“偷窃宗庙服御器物”的律条，案犯应当在街市公开斩首。汉文帝大怒说：“此人

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大逆不道，竟敢偷盗先帝器物！我将他交给廷尉审判，是想将他诛灭全族；而你却依法判他死罪，这是违背我恭奉宗庙的本意的。”张释之见皇帝震怒，免冠顿首谢罪说：“依法这样判，已经足够了。况且，同样的罪名，还应该根据情节逆顺程序区别轻重。今天此人以偷盗宗庙器物之罪被灭族，若万一有愚昧无知之辈，从高祖的长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将怎样给他加以更重的惩罚呢？”于是，文帝向太后说明情况，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刑意见。



四年

上召河东守季布，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汉文帝前四年(乙丑,公元前176年)

文帝召河东郡郡守季布来京师，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有人说季布勇武难制、酗酒好斗，不适于做皇帝的亲近大臣。所以季布到京师后，在官邸中滞留了一个月，才得到召见，并令他还归原任。季布对文帝说：“我本无功劳而有幸得到陛下宠信，担任河东郡守，陛下无故召我来京，必定是有人向陛下言过其实地推荐我。现在我来到京师，没有接受新的使命，仍归原任，这一定是有人诋毁我。陛下因一人的赞誉而召我来，又因一人的诋毁而令我去，我深恐天下有识之士得知此事，会有人以此来窥探陛下的深浅得失！”文帝默然，面露惭色，过了好久才说：“河东郡是我重要而得力的郡，所以特地召你来面谈。”

文帝提议让贾谊出任公卿，许多大臣贬责贾谊说：“这个洛阳人，太年轻，学问不深，极力要掌握大权，扰乱朝廷大事。”于是，文帝以后也就疏远贾谊，不采纳他的意见，把他外放为长沙王的大傅。

六年

淮南厉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逐汉所置吏，请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从之。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数上书不逊顺。帝重自切责之，乃令薄昭与书风谕之，引管、蔡及代顷王、济北王兴居以为儆戒。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徙处蜀郡严道邛邰。”尽诛所与谋

汉文帝前六年(丁卯,公元前174年)

淮南王刘长自设法令，推行于封国境内，驱逐了汉朝廷所任命的官员，请求允许他自己任命国相和二千石官员；汉文帝违背自己的愿望同意了他的请求。刘长又擅自刑杀无罪的人，擅自给人封爵，最高到关内侯；多次给朝廷上书都有不逊之语。文帝不愿意亲自严厉地责备他，就让薄昭致书淮南王，委婉地规劝他，征引周初管叔、蔡叔以及本朝代顷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骄横不法、最终被废被杀之事，请淮南王引以为戒。

淮南王刘长接到薄昭的书信，很不高兴，指派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余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合谋，准备用四十辆辇车在谷口发动叛乱；刘长还派出使者，去与闽越、匈奴联络。反情败露后，有关机构追究此事的来龙去脉；文帝派使臣召淮南王进京。淮南王刘长来到长安，丞相张苍、代行御史大夫职责的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等大臣启奏说：“刘长应被处以死刑。”文帝下诏说：“赦免刘长的死罪，废去王号；把他遣送安置在蜀郡严道县的邛邰。”与刘长通谋造反的人，都

者。载长以辚车，令县以次传之。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县传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今为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户。

梁太傅贾谊上疏曰：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

被处死。刘长被安置在密封的囚车中，文帝下令沿途所过各县依次传送。

袁盎进谏说：“皇上一直骄宠淮南王，不为他配设严厉的太傅和国相，所以才发展到今天这步田地。淮南王秉性刚烈，现在突然如此地摧残折磨他，我担心他突然遭受风露生病而死于途中，陛下将有杀害弟弟的恶名，这可如何是好？”文帝说：“我的本意，只不过要让刘长受点困苦罢了，现在就派人召他回来。”

淮南王刘长果然在途中愤恨绝食而死。囚车依次传送到雍县，雍县的县令打开了封闭的囚车，向朝廷报告了刘长的死讯。文帝哭得很伤心，对袁盎说：“我没听你的话，终于害死了淮南王！现在该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斩杀丞相、御史大夫以向天下谢罪才行。”文帝立即命令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拷问传送淮南王的沿途各县不开启封门送食物的官员，把他们全都处死；用列侯的礼仪把淮南王安葬在雍县，配置了三十户百姓专门看护坟墓。

梁国太傅贾谊向文帝上疏说：“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

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

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很难在一篇上疏中一一列举。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唯独我认为没有达到这种境界。那些说天下已经安定大治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阿谀逢迎，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之地；现在国家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在您面前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案，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假若臣所提出的治世方法，需要陛下劳神苦思，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陛下可以不加采纳；假如臣的治国方策，使陛下享受的乐趣与现在相同，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匈奴归顺，百姓温良朴素，陛下在世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使您的顾成之庙被尊称为太宗，得以上配太祖共享祭祀，与大汉天下永存，创设准则，标立纪纲，成为万世的法度；即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

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

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仍可以安享太平。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使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能够辅佐您,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

“封立的诸侯王过于强大,就必定产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封王多次遭受祸殃,陛下经常为此担忧,这根本就不是安定君主保全臣子的好办法。现在有的诸侯王,本是陛下的亲弟弟,却图谋称东帝,有的本是陛下的亲侄子,却要发兵向西攻打京师;最近又有人检举吴王要图谋不轨了。现在陛下正当壮年,朝政没有过失,恩德有加,他们还做出这般事情;更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王国,权力几乎是上述几王的十倍呢!

“但是,现在天下却基本安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许多大国的封王年龄还小,不到成人的时候,汉朝廷所任命的太傅、国相正控制着王国的权力。再过几年,封立的诸侯王基本都长大成人,血气方刚,朝廷所任命的太傅、丞相只能称病辞职而被罢免,诸侯王在封地内,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都是他所安置的私入党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会做出不同于淮南王、济北

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蚤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刳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徵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郢、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

王谋反的事情来呢！那时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像尧和舜那样的圣人，也无法做到。

“黄帝说：‘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定要晒东西！手中握有利刃的时候，就要不失时机地宰割，’现在如果按照这一原则行事，要保全臣子、安定君主很容易做到；如果不早点采取措施，等到骨肉之亲已经犯罪，再去诛杀他们，难道与秦朝末年君臣兄弟相互残杀有什么不同吗！那些自恃强大而谋反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廷已幸运地战胜了他们，却又不改变异姓王所以能够造反的客观条件；同姓诸侯王也会仿效他们而图谋叛乱，这已有征兆了，其形势又同以前一样。祸患的变化，不知它的去向，像陛下如此英明的皇帝在位都不能平安，保证社会安定，后世又会怎么样呢！

“我私下追寻前事的踪迹，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先造反。长沙王国只有二万五千户百姓，在高祖封立的功臣王中，长沙王吴芮功劳小，但他的封国保存得最完整，与朝廷的关系疏远，但却最忠心。这不仅是因为吴芮的为人与其他诸侯王不同，也是国小势弱这种客观形势使他这样的。假如